

文学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和想象



■ 大讲堂 ■

主讲人 李敬泽

李敬泽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。1994年起,从事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散文创作,先后得过中华文学基金的冯牧青年批评家奖,花地文学榜年度批评家奖,鲁迅文学奖批评家奖,华语传媒大奖批评奖。他的代表作有《小春秋》、《致理想读者》、《见证一千零一夜》、《纸现场》、《河边的日子》、《冰凉的享乐》、《读无尽岁月》、《为文学申辩》等等。

4月24日,李敬泽应邀来到鄞州图书馆“明州大讲堂”作讲座,给我们解读文学到底是什么?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?

文学在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

文学是干什么的呢?或者说文学它在我们的文化中,在生活中它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?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出是关于文学是什么,关于文学的功能作用,我们可以说很多,大家争论也很多,相互还很难互相说服。

在座的可能不少人读过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。黄仁宇曾经感慨说:“我研究历史,研究明代的赋税,研究明代的财政,研究很多很多东西。我掌握了很多很多的史料,我有大量大量的知识,但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,我研究得再深再透,我也掌握不了,我也拿不到。什么东西呢?一个明朝的人,他活生生的生活,他身上的气息,他看世界的这种感受方式,他的那些微妙的态度,他的那种语言中难以言喻的东西。那些活的东西,我都掌握不了。”于是他感慨,在历史学的尽头文学开始了。因此一些伟大的史学家,常常对文学抱有特殊的兴趣。陈寅恪先生研究唐代的历史,但是他研究唐代历史的时候,发现一个很重要的,后来也是被很多史学家广泛采用的办法。就是“以诗证史”。

恩格斯在讲现实主义文学的时候,他曾经夸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。恩格斯说巴尔扎克非常了不起,因为他比欧洲的政治家、史学家和新闻记者们所提供还要多的东西。为什么他对文学给予这么多的肯定呢?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文学保存着我们的日常经验,历史学家、政治家、记者他们从大处看生活,从大处看世界,他们只关注大事。

但是,文学所要做的事情,就是要表达那些恒常的生活,恒常的经验。表达我们在恒常生活和恒常经验中,我们的痛苦,我们的欢乐,我们的梦想等等。某种程度上讲,它是更真实的东西,它也是离我们的心,离我们的身体,更近的东西。

比如写一个上个世纪上海小弄堂里一户人家的吵架的小说片段。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特定的年代,人们的特定居住方式。然后我们还看到在这样一种居住方式里,隐私是很小的。什么事情都是摊在众目睽睽之下,而且旁人或者说公众是深度地卷入你的家庭生活的,大家都可以来七嘴八舌来插一脚。也就是中国特有的市井生活的气氛,大家都爱看热闹。大家在这种热闹中,都能够得到快乐,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,又没有像现在一样有这么多报纸可看。邻居打架了,这本身就是一大娱乐事件,所有人都围上来,这邻居要是马上收兵,大家都会觉得很扫兴。

所以这些东西,我想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写不出来,任何一个记者也写不出来,任何一个政治家也不关心这些问题。只有作家把它写出来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,文学所写的这个东西,恰恰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最真实日复一日过的最实在的生活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

说,文学我觉得是至关重要。说白了,我们谁都不是活在历史事件里,我们谁也不是活在那个新闻里,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日子里,文学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书写和想象。

文学让我们学会跟自己相处

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,大家都对文学都有种种的不满,对文学有种种的哀叹。大家都觉得这个时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?包括文学家自己,常常会说,你看我们这个时代,新闻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,真实发生的那些事件,它的神奇已经远远超过了虚构。文学还有什么意义?小说还有什么意义?虚构还有什么意义?这是现在非常常见的通行的这么一种看法。

我觉得这是对文学意义的极大的误解。文学从根本上说,不是提供那个奇闻异事的东西。的确,我们现在如果看新闻,无论是我们通过电视,还是通过网络,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世界上千奇百怪,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发生。新闻不是关于生活的表达,新闻是关于生活的一个表象性和戏剧性的表达。这些事情都是违反生活常态的事情,都是生活中的一次脱轨,这才成为了新闻。一个有名的比喻是:“狗咬人不新闻,人咬狗才是新闻。”

比如一个关于杀人的新闻,只要把事件说清楚就可以了。但是对于作家来说,这个事没完。新闻用500字就能写完的事,小说可能要20万字。为什么呢?因为作家就要往深里去写,描写那个杀人犯的生活道路是怎么样的,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。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海洋,那么其中新闻或者这些引起变化的事件,构成了冰山,是海洋上飘浮的冰山,让我们看见这个冰山。新闻所关注的仅仅是冰山露出海面上的尖。而小说还要关注冰山下面那个更广大的根基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这个时代不要害怕,不要说新闻这么多,我们小说没活路了。小说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。

我们依然需要说,在小说中非常准确非常深入地去了解在生活的巨大变化中,那些颠簸动荡的人们,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。他们身上的那些非常复杂的东西,被新闻所遮蔽或省略掉的东西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我从来都对文学抱有信心,我从来都不认为我们的文学就没事干了。

我们常常会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一方面我们每天接收一大堆各种各样信息,同时又对这个世界所知越来越少。其实你想一想,你接收这些信息多半和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今天打开手机,看看去,说北京发生了一个什么事,上海发生了一个什么事,叙利亚又怎么了,欧洲又怎么了,奥巴马又怎么了。把你的脑袋装了一脑袋,装完这一脑袋,你很充实。你觉得我对这个世界知道的很多,但是掉过头来。今

天你老婆心里发生了什么事,你可能不知道。再问问说,你儿子或者闺女心里发生了什么事,你还不知道。再问问你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事,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烦,为什么心中有股无名火,其实你也不知道。到底是生活出了什么问题,你还是不知道。

从日常生活中,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现在有一大特点,就是我们不能独处。所以外国人老是惊叹说,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话,到哪儿都不能沉默。而且说话声音要很大,为什么呢?实际上是我们内在焦虑的一个反映,就是说你不能独处,不能自己和自己相处。

我有一个朋友,他给移动公司做了一个研究,中国人离开手机20分钟,是什么心理。30分钟、40分钟、50分钟是什么心理。结果表明,随着时间的延长,大家的焦虑、暴躁会越来越厉害。

所以问题出在哪儿呢?就是出在我们自己是否有一个成熟的,可以运行的内心生活。我们能不能够和自己相处,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,文学或者在广义上说,阅读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方式。某种程度上讲,文学现在所面临的危机,也恰恰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更广泛的危机的一部分。当你安静地读一本书,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相处,在获得一种丰饶的丰富的充分的内心生活。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至关重要的,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。

语言可以表达内心生活

今年正好是莎士比亚诞辰的400年。莎士比亚为什么伟大?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年代,英国民间通用的是古英语,而高层的通用语是拉丁语,有文化的人都用拉丁语来书写。随着莎士比亚成名,英语变成了一种文学语言,变成了一种诗的语言,变成了一种可以用来想象,可以用来深思,可以用来清楚我内心在想什么的这样的语言。所以莎士比亚实际上英语由古英语到现代英

语关键性的转折人物。

语言不仅仅是用来交际,还可以要用来自我表达。表达我的内心生活,表达我内心是怎么想的,表达我内心说我为什么这么焦虑。

现在,我们要防止的是什么呢?我们要防止的是我们的汉语,堕落成为一种只是用于交际的语言,而不再具有它的内心的表达深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有时遇到一些事情,心里有很多东西,但就是说不出来。但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作家,或者一个诗人,看到他的一篇作品,我们忽然就觉得他写的怎么这么好。我们就这么被感动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我心里这些无法言语的东西,被他说出来了。

你看《红楼梦》时会忽然觉得,它所讲的一切,它表达的某种情绪和情感,正是我有的。或者说,我自己表达不出来的一些东西,在一个作家或诗人的笔下写出来了。所以某种程度上讲,语言要承担的任务首先是内心的表达。

伟大的作家,伟大的诗人,我们常常惊叹于他们的语言是如此准确。如果在座有写作经验的人,一定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知道,在生活中说套话是容易的。但是作为文学的语言,好的文章和诗都要“惟陈言之务去”,并把看到的想到的真正的东西说出来,这个非常难。而这个责任,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依然是文学所承担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大责任。

其实,今天文学面对的困境,也是我们的文化在更广泛意义上面临的难题。所以我想,对文学的信念所关系到的决不仅仅是文学,也不是我爱不爱读小说,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自己,如何面对自我,也关系到如何使用自己的语言。语言问题不是小问题,就像哲学家所讲的,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就是由语言构成的。恰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需要高度关切我们的语言,需要有一种自我意识去审视我们的语言,看我们的语言哪里是好的,哪里是不好的,我们的语言出问题出在哪里。

稿件:记者 陈晓旻 整理
图片:通讯员 滕浩霞 摄

